

重生傲世

系列
002

YEXUE
QINGGE

下

秋水灵儿

作品 WORKS

夜雪清歌

完结篇

原名《毒妾》

李青歌：「我们不会是家人。」某人：「我们会是爱人，最相爱的人。」
李青歌：「我若爱不上你呢？」某人：「只要你爱的不是女人。」
李青歌：「……」

以暴制暴，毒报小姑；借刀杀人，惩治恶奴。
架桥拨火，揭穿虚伪小三；步步打杀，智斗阴狠婆婆。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再世的风华却惹来孽缘无数……

前世错过的男人，为她默默守候；
前世无缘的男人，对她一见钟情；
前世未曾遇见的男人，对她死缠烂打；
更甚者，还引来一只比女人还要美丽妖娆的妖孽，
为她要死要活……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手机阅读

同步
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夜雪清歌

YEXUE
QINGGE

秋水灵儿 著

QIUSHUILINGER
WORKS

完结篇
下





第十四章 表白心迹

那人一瞧李青歌的模样，眼睛陡然亮了，朝门里喊了一声：“好标致的小姐。哥儿几个，快出来瞧瞧。”

里面立刻又出来三个同样猥琐的男人，一见李青歌，眼珠子就都直了，还有一个哈喇子当场就流了下来。

李青歌意识到了危险，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去找赫连筠。但是，这四个男人正好堵住了那回去的路。

“小妹妹，你是不是迷路了呀？”为首的那个男人淫笑着朝李青歌走了过来。

“张三，费那事干啥，想上直接上好了。”另一个年轻一点的男人，张着手就朝李青歌扑了过来。

李青歌吓得连忙转身，也不管是哪条岔路，撒腿就跑。

“哈哈，你跑不了的，前面没路。”

后面的男人反不急了，猫捉老鼠似的慢慢朝前边迈着步子。

李青歌跑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听着身后的声音越来越小，还以为自己逃脱了呢，可谁知，眼前竟然有这么一座小山似的塌方。

而左右都是山，除非她逃上山去，可是，那山林到底通向何处？

正纠结着，身后又响起那几个男人猥琐的笑声。

“哈哈，小美人，跑了这么远，累着了吧？快到哥哥这边歇一会儿。”

“就是，快过来，哥儿几个帮你松松筋骨，包你舒服得想死。”

其中一个男人张开双臂就朝李青歌扑了来，另三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也都抢着朝李青歌扑来。

李青歌吓得腿肚子有些发软，但此刻害怕什么的也没用，她忙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借力就跃到了那土坡上，将那四个男人甩在了身后。随后，奋力地朝山上跑去。

这山光秃秃的，没有多少树木，都是些石头。脚下滑得很，稍不小心便会摔一跤。

李青歌不知道自己这一路到底摔了多少跤，摔倒了马上就爬起来，不敢停留，更不敢朝后看。

好不容易爬到了半山腰，她早已累得精疲力竭，这才回头扫了一眼，却发现没人追上来。

李青歌这时才稍稍松了口气，却发现双腿酸软得不行，真的再也跑不动了。略一思量，她便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靠着石头坐了下来。不过，她也不敢松懈，随手抓了两块石头放在边上，一边休息一边不时朝后面看着，生怕那几个家伙追过来。

就在她揉着双腿时，突然，身侧响起石头滚动的声音，李青歌的心陡然又提到了嗓子眼，浑身的血液几乎凝固了。她紧紧地抓着石块，看着那越来越靠近的影子。

就在那影子靠近之时，李青歌猛然起身，举起石头就朝那身影狠狠砸去。

砰的一声响，那石块撞到了不远处的一块巨石。

没砸中，李青歌第一反应就是逃。

然而，一道红影晃过，她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哟，长本事了，敢拿石头砸师父。”赫连筠双手环抱，盯着一脸怔愣的李青歌，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

李青歌犹回不过神来，茫然地看了看他，又朝他身后看了看。那四个坏人呢？

“怎么……是你？”

“很意外？”赫连筠目光讥诮地睨着她，“我倒不知道，这光秃秃的山上会有鱼？”

李青歌小脸一白，这才想到自己是背着他想溜的。

“因为那荷塘太深，我又不会抓鱼，所以……”

“就一个人跑到山上来抓？呵，看不出你对为师还有这份孝心。”

那揶揄的口气让李青歌非常愤懑，但自觉理亏，也不敢辩驳，只含糊解释：“当然不是，这里怎么会有鱼？因为抓不到鱼，所以，想到山上……打点野味。”

“哦，原来你还有这本事？打到点什么了？兔子还是野猪？”赫连筠一双狭长的眸子微微眯起，将李青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看来，你还真是费了不少的劲呢。瞧瞧，这衣服都被撕破了，连鞋子都掉了一只。”说着，又猛然提起她的手。

“你干什么？”李青歌猛然握紧了拳头，掌心一阵阵刺痛。

“看看，”赫连筠强行掰开她的手指，将她手掌摊开，上面布满血痕，是上山的时候不小心摔的，“这手伤成了这样，是被猫咬的？”

李青歌使劲咬着牙关，眼泪却渐渐地涌出眼眶，“你什么都知道，对不对？”

“知道什么？”赫连筠松开她的手，看着她泪光闪烁的眸子，心口微痛。

“你一直跟在我后面，是不是？”李青歌喉头一哽，眼泪就如断线的珠子似的顺着脸颊滚落。刚才被四个流氓欺负，害怕得要死也没哭，此刻被他冷言冷语地奚落，她却一下子承受不住哭了出来。

“怎么了？好端端的，哭得这么伤心？”赫连筠眼睛里流露出些许温柔怜惜。他轻柔地替她擦拭着眼泪，“就算一无所获也没关系，有你这份心就够了，师父不会责怪你。大不了师父亲自去捕鱼好了。”

眼底闪动的晶莹微微凝滞，李青歌有些不确定地看着他，“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赫连筠非常疑惑，“难道……”

“哦，没什么……”李青歌忙否认。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又何必自投罗网？“刚才因为追一只小兔子，不小心摔了一跤，所以才成了这样。”

赫连筠看了她一眼，似乎信了，“追不上就算了，师父也不一定非得吃兔肉。真是个傻姑娘，手摔破了，衣服也破了，连鞋子都掉了，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师父看着有多心疼吗？”

“让师父担心了。”李青歌抬头，无比真诚地说。

“知道就好。”赫连筠轻叹一声，“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小东西。”说毕，背过身去蹲了下来，“上来。”

“什么？”李青歌微愣。

赫连筠扭头看她一眼，指了指自己的背，“难道还能指望你自己走回去？”

李青歌看着自己狼狈的样子，有些尴尬，“那……多谢师父。”

赫连筠眼里闪过一丝温柔，只轻轻道：“上来吧。”

两人再回到茅屋的时候，院子里多了两个人，一个是花白头发的老伯，还有一个是穿着小花衫的妇人。

那妇人大约四十岁年纪，身材微胖，脸蛋圆圆，还化着淡淡的妆，不是很美，却有着一股别样的媚态。

见两人进了院子，她忙丢下手里的活儿迎了上来，一开口，却是地道的京城口音，“哟，小少爷，你这是从哪儿将小娘子带回来的？”

“小东西上山打野味，自己差点成了野味。”赫连筠附和着那妇人打趣笑道。

“可不是嘛，”那妇人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朝他怀里的李青歌瞟来，当即惊艳叫道，“这么漂亮的妹子，也难怪小少爷如此上心了。”

赫连筠轻轻地笑笑，见李青歌窘迫得不知如何应对，忙对那妇人道：“慧娘，去帮我打点热水来。”

“哦，好。”慧娘应了一声，正好瞟见李青歌的脚，不由失声叫道：“哎哟，妹子怎么受伤了？”

“不碍的。”

李青歌想敷衍，赫连筠却不等慧娘再问，迅速将她抱进一间收拾干净的卧房内，将她放到椅子上。随后，他在她跟前蹲下，双手握住她的脚踝，就要脱她的鞋袜。

李青歌紧张地缩了缩脚，“你干什么？”

赫连筠抬头看了她一眼，“别动，我看看伤得怎么样？”

“只是一点擦伤罢了，不要紧的。”李青歌忙道。

这个时候，慧娘端了一盆热水过来，“来，妹子，快将鞋袜脱了，好好洗洗伤口。我这里有药，待会儿上点。”

李青歌朝她道谢：“多谢你。”

“客气什么，都是自己人。”慧娘笑着靠在桌子边，眼睛不住打量着两个人。

李青歌被瞧得有些面红耳赤。

赫连筠无声地笑笑，对慧娘道：“慧娘，她就麻烦你了。”

“没事，小少爷出去等着就是。对了，我们家的还在那儿研究棋局呢，不如小少爷去指点一二。”慧娘笑道。

赫连筠笑着点点头，瞅了眼李青歌，再没说一句话，朝外走去。

慧娘将盆端到了李青歌脚边。

李青歌忙道：“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这怎么可以？小少爷可是将你交给我了，若我没有照顾好你，小少爷可是会

恼人的。”慧娘笑着，利落地脱了李青歌的鞋袜。瞧着那一双光洁如玉的小脚上，竟然生出了斑驳的擦痕，很多地方渗出血丝，不由惊道：“怎么伤成这样？”边说着边握着李青歌的小脚，用湿毛巾轻柔地替她擦拭脚上的血。

李青歌一痛，忙道：“不用了，我自己来。”

慧娘推开她的手，坚持帮她洗脚，一边洗一边还问道：“妹子是跟小少爷闹别扭，这才偷偷出走，伤了自己？”

“不是那样的。”李青歌耳根子有些发热，连忙解释。

慧娘却笑着看李青歌，道：“别骗我了，我们家的都说了。”

再说倒有越描越黑的嫌疑，李青歌抿紧了唇，也就没再解释了。缩了缩脚，她不太习惯被陌生人碰，尤其是洗脚这种事更没让别人代劳的习惯，“我自己来吧。”

慧娘却坚持帮她洗，洗好之后，又拿出一个小瓶子来，“这是雪花膏，对你脚上的伤最有效。来，我帮你擦。”

“谢谢慧姐。”这一次李青歌没有拒绝。

慧娘仰首看了她一眼，温和地笑了，然后用手指挑了药膏，温柔地抹在了她的伤口上。

“啊——”李青歌没想到那药膏冰凉刺骨，一入伤口就像无数细小的冰针扎进肌肤，一时疼痛难忍，失声叫了出来。

叫声刚落，赫连筠已经冲了进来，“怎么了？”

李青歌一惊，缩着脚，不想让他看到。

慧娘见了觉得好笑，“哟，还是第一次见小少爷对人这么上心哪，果然娶了亲就不一样呢。”

娶亲？李青歌一听就知道她误会了。他们并没有……

“你怎么样？”赫连筠低着头，看李青歌用毛巾遮着脚，不由凝眉问。

“没事。”李青歌别开脸，咬唇回答。

慧娘见状，忙道：“这雪花膏药性烈得很，刚开始抹到伤口上，确实有点疼，但是，药效是极好的，最主要是不会留下疤痕。我瞧妹子这细皮嫩肉的，皮肤就跟雪玉做的似的，若留下了疤痕，该是多可惜的事啊。”

赫连筠听言，心头莫名一跳，视线不由朝李青歌娇美的小脸看去，随后一路滑下，落到那被毛巾遮盖的地方。

李青歌敏锐地察觉到灼烫的目光在绞着自己，不由得垂下眼帘。

赫连筠唇角微勾，朝慧娘笑道：“慧娘，老伯说晚上想吃红烧蹄膀，他已经买

好洗干净了，就等着你去烧了。”

“是吗？”慧娘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将药瓶递给了赫连筠，“小少爷，那就你来给妹子上药吧。记得轻着点，那药烈得很。”

“嗯。”赫连筠手握药瓶，点点头，“这里交给我吧。”

李青歌顿时有些慌乱。她才不要他帮忙上药，“慧姐……”

“妹子，姐姐先去忙了，等做好了饭菜，你再与小少爷一起过来吃。嘿，我烧的红烧蹄膀那可是一绝哦，美味又养颜，待会儿你可一定要尝尝。”慧姐朝她摆摆手，示意她乖乖坐好，便兴冲冲地出了门，也没管李青歌那巴巴的眼神。

李青歌顿时有些郁闷，瞅了赫连筠一眼，“我自己上药就可以了。”

赫连筠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并没将药瓶给她，而是一转身，朝门口走去。

李青歌以为他是要出去，却不想他走到门边，一伸手将房门给关了起来。

屋内，光线陡然暗了下去，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

“你关门做什么？”看着他缓步靠近，青歌不自觉地朝椅子里缩了缩。

赫连筠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自然是怕你再乱叫吵到了人家。”

李青歌白皙的小脸透着一抹动人的绯色，觉得有些丢脸。

赫连筠将药瓶打开，只觉一股清幽之香扑鼻而来。

李青歌忙趁其不备抢了过来，“我自己来。”见赫连筠还没走，不由又说：“你先出去。”

“外面下雨了。”赫连筠没看她，几步走到床边，斜靠在了床头，“你放心，我不会看你。”

李青歌扭头看他，见他双手枕在脑后，闭目养神，也就没再说什么。

独自上药，还是针扎似的疼，李青歌却咬着唇不发一点声音。

过了一会儿，赫连筠没听见声，便侧首朝她看来，就见她每上一点药，那唇便咬得死死的。他心想，等她那脚上的药上好之后，她的嘴唇也没个好地方了。

起身，他朝她走了过去。

李青歌吓了一跳，茫然地看着他。

果然，那原本如花瓣般粉润的唇瓣已经被她咬得发白，上面还有清晰的小牙印。

赫连筠蹙着眉头，蹲了下来，拿过她手里的药瓶，就要亲自为她擦药。

“你干什么，不用，啊……”

李青歌刚要拒绝，就被赫连筠一手拍在了脚背上。那力道虽不大，却有点疼。

“活该。”

“赫连筠……”

“有进步，敢直呼我的名字了。”赫连筠冷眼睨着她，一面取了药膏放在掌心，轻柔地涂到她的伤口。或许是因他掌心的温度，那原本针扎似的疼倒真的减轻了不少。

但是，他也太霸道了。

李青歌贝齿咬着唇瓣，气恼地看着他。

赫连筠一抬头就见到了这幅场景，两指捏住她的下巴，“不许再咬嘴唇。”

李青歌真恼了，拍开他的手，吼道：“你管得是不是太多了？”

“你再咬下试试。”赫连筠冷峻地警告。过后，他又低着头，耐心地为她擦药。看她白嫩嫩的小脚上那硌得一条条的丑陋的血痕，不禁眉头皱紧。

李青歌心里愤懑得不行：自己凭什么要被他管着啊？刚要咬唇，却见他猛然一抬头，吓得嘴唇一抿，没有再咬。

赫连筠得逞似的笑了，“乖女孩。”

李青歌只觉得双颊一阵火烧火燎。

很快，一双脚都上好了药，赫连筠又给她穿好了鞋袜，是新的。

“这是……”李青歌不禁疑惑：这是从哪里来的？

赫连筠给她穿好了，才起身回道：“自然是买的，手伸过来。”

“做什么？”李青歌警惕地将手背到了身后。

“上药。”赫连筠扯过她的手，摊开掌心，看着那血肉模糊一片，脸色也变得阴沉，“下次还敢不敢一个人逃了？”

李青歌表情一僵，“你知道？”

赫连筠自顾自地给她手心擦药，却没有再说话。

等她手上的伤也擦好了，赫连筠这才放下药膏，坐到了她旁边的椅子上，俊美的脸因没有笑意多了几丝冷峻的气息。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那双墨玉般的眼里，深藏着令人无法看懂的情愫。

虽然很气恼他的霸道行为，可是，他给自己上药后脚和手确实没那么疼了，李青歌想了想，还是道了声谢。

赫连筠只淡淡一笑，又道：“若累了，就先上床休息一会儿，等饭菜好了，我再叫你。”

“我们吃过饭就回去吗？”李青歌小心翼翼地问。

“再看吧。”赫连筠含糊地回答。

这时，慧娘突然进来，那一双眼睛促狭地在两人身上溜着，见两人神色似乎不

好，不由一拍脑袋，叫道：“可是我糊涂了，这时候来打扰你们。呵呵，我这就出去，你们继续……”

赫连筠却是早一步起身，笑道：“是不是饭菜做好了？”

“是呢，正要叫你们去吃饭。”慧娘站在门口说道。

赫连筠便回头看了李青歌一眼，“能走吗？”

“嗯。”李青歌忙也站了起来，只是脚一着地，就像有人拿刀子剜肉一样的痛。

“好，出去吃吧。”还是这么要强？赫连筠故意忽视她脸上闪过的那抹痛楚，走在了前面。

李青歌忙跟上，只是，因为脚心疼得很，她走路的姿势有点怪异。

慧娘见了，忙喊道：“小少爷，你倒是抱着妹子走啊，她这脚上有伤，哪能自己走？”

“啊，不用……”李青歌连忙摆手，就见赫连筠已然快速折了回来，不顾她反对，一把将她拦腰抱进了怀里。

“慧娘是长辈，长辈的话得听。”

“我没那么弱……”李青歌反驳。

“我知道。”赫连筠轻嗤，“只是，逞强不是真的强。”

很快，三人穿过天井，来到正屋大堂。

那张四方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酒菜。

老伯早已候在那里了，见他三人出来，忙起身让座。

“死鬼，才这么一会儿，又忍不住偷喝了？”慧娘一落座，便拿着酒壶摇了摇，立刻就知道少了什么。

老伯嘿嘿一笑，叽里呱啦说了只有慧娘能听懂的话。

“客人还没到，你倒先喝了，真是……罚你晚上不许碰我。”慧娘笑睨了他一眼，随后给赫连筠与李青歌斟酒。

“我不会喝。”李青歌忙道。

“没事，少喝一些。”慧娘坚持着将她酒杯斟满，“今天你与小少爷贵客临门，怎么着我们也得干一杯啊。”

李青歌只得笑笑，没再拒绝。

酒倒罢，慧娘便举起酒杯，热络地笑道：“来。”说着，拍了下老伯的胳膊，

“让我们这老两口儿敬你们小两口儿一杯。”

“不是……”

李青歌刚想解释，慧娘与老伯却已经嘴快地将酒一饮而尽，竟连说话的空儿也没给她留。

慧娘将喝尽的杯子还举给他们看，“该你们了。”

李青歌满心不自在，赫连筠却已经端了杯子，也是仰首一饮而尽，十分豪爽。

他怎么不解释一下呢？就这么喝了，倒让自己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妹子，你的呢？”慧娘目光灼灼地盯着李青歌，“这酒呀，可是你老伯亲自酿的，好喝着呢。你不知道，要不是因为好这口，慧姐我呀，才懒得跟这老东西呢。”

老伯听罢，嘿嘿直笑，随后，在她耳边低语了句什么，惹得慧娘脸色一红，食指戳在老伯额头，啐了句，“老不正经的，当着孩子面呢。”

李青歌被他二位这当面打情骂俏的场景给愣住了，赫连筠碰了碰她，“喝一点试试看，这酒不辣的。”

李青歌这才端了杯子，一口饮尽。

赫连筠连忙夹了菜，“吃点菜。”

李青歌皱着脸摇头，明明很辣。

“妹子，快尝尝这蹄髈，小少爷和我那死鬼都爱吃呢。”慧娘说着就夹了一大块肉放进李青歌碗里。

李青歌平日里甚少吃荤，乍然见到这肥腻腻的肉，顿时有些为难。

赫连筠用筷子从猪蹄上拣了点瘦肉喂她，“吃这个，不肥。”

好吧，尽管不想他喂，但是，总比吃下那一整只的猪蹄要好。

李青歌当即张口，吃下他喂的肉。

赫连筠弯唇笑了。

慧娘见了，叫道：“哎哟，还是年轻人有情趣，喂个菜都那么情意绵绵，羡慕我们这些老人了。”

老伯一听，连忙也夹了菜来喂，那慧娘却死活不要。

两人一来二去的就这么在桌子上玩闹了起来。

随后，这老夫妻二人还直接斗了酒，谁输了谁就向赫连筠敬酒，倒把李青歌抛在了脑后。

这正合了李青歌的意，只是，看着赫连筠与他们玩得不亦乐乎，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不免有些瞠目结舌。

这顿饭一直闹到天色将晚。

“呵呵，今几个好痛快。”慧娘畅快地笑着，一面扶起早已喝趴下的老伯，“这死鬼，平时酒量大得吓人，今天这么容易就倒了，真是没出息。”

李青歌也忙起身，就要上前帮忙，却被慧娘止住，“你照顾小少爷吧，今天他也喝了不少。”说完，就踉踉跄跄地扶着老伯回屋去了。

大堂里，李青歌郁闷地看着同样喝趴下的赫连筠，有些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慧娘又来到了大堂，看着闷坐在椅子上的李青歌，不由问道：“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快扶小少爷进屋啊，他只怕也喝多了，这样趴着会难受的。”

“哦。”看赫连筠那模样似乎醉得不省人事了，李青歌只得过去帮忙。

慧娘将他们送进了客房，然后又亲自端了热水过来。

“这水我先放这儿了，等会儿你给他擦擦身子，会舒服一点。”

擦身？李青歌刚想说不行，慧娘已经带上房门出去了。

盯着关紧的房门，李青歌郁闷得想死，难道今晚要照顾他一晚？

“唔……”正想着，床上的人裹着被子在床上乱滚起来，听那口里不断溢出的低沉的呻吟，似乎真的很难受。

李青歌瞄了一眼，决定当作什么也没听见。可不一会儿，就发现赫连筠竟然连滚带爬地到了床边，趴在床头就要呕吐。

她忙跑了过去，拍着他的背，可是半天他都没吐，反抱着她的腰，就那样将头枕在她的腿上睡了。

“真是……”李青歌有些哭笑不得。

好吧，好歹他也算是自己的师父，照看他一下也在情理之中。

端来了水，李青歌坐在床边，用湿毛巾开始为他擦脸。她擦得很细致，亦很轻柔，沿着他的额头、眉眼、脸颊细细擦拭，生怕弄疼了他，也怕弄醒了他。就这样擦了两遍。然后，她再执起他一只手，将袖子稍稍往上捋了捋，又细细地从掌心到手背再到每根手指都轻轻擦过，如此，才又换了另一只手。

手和脸都擦过了，李青歌便将毛巾放进盆里，想着他穿着长袍睡觉定是不舒服，便伸了手，摸上了他的腰带，想将他的外袍脱下来。

谁知，腰带刚解开，他的眼睛陡然睁了开，握住了她的手。

那晶亮的眸子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仿若午夜苍穹间那最璀璨耀目的星子，一派澄明，哪里有半丝醉意。

李青歌心口一缩，想起身，却被他一个力道拽住，整个人跌趴进了他怀里，小脸撞上了他健硕宽阔的胸膛。

如触电一般，她猛然坐了起来，“你装醉？”

赫连筠抓着她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心口，目光迷离地看着她，“这里……早就醉了。”

沉沉的声音带着睡醒后的性感，像带着魔咒的音符一般，钻进人的心里，搅得人连血液都跟着滚烫沸腾了起来。

“说什么呢？”李青歌心跳如鼓。

“歌儿。”赫连筠温柔地笑了，“别怕，我不会伤害你。”

李青歌垂下眼睑，“你醉了，睡吧。”

“你看我像醉了吗？”他低低轻笑。

李青歌狠狠一瞪，“没醉你干吗要装？”

“舍不得你。”这算情话吗？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底溢出的分明是无奈又自嘲的意味，“歌儿，我下午的话是认真的，给我三年时间，也给你三年时间，一切等你及笄后再做决定，好吗？这三年里，我会以师父的身份留在你身边。你放心，我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别再——排斥我。”

“我——”李青歌突然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只低声道：“那你先放了我的手。”

赫连筠深深地看着她，“你到底答不答应？”

真的只是师父这么简单吗？李青歌心头浮现出一抹不安，“你真的……”

“真的。”忽地，他一把捞过她的腰，将她抱进了怀里，起身，就下了床。

“要去哪？”李青歌紧张地问。

“屋里太闷。”尤其是在床上，他根本无法与她正常交谈。

赫连筠抱着她来到天井。还好，今晚没什么风，坐在这边倒是挺惬意的。

边上有一个用石头围成的小花圃，里面唯一的一棵桂花树开得正香。

两人便坐到了花圃边上的石头上。

“就在这儿坐坐吧。”赫连筠边笑着边解开自己的外袍披到了她的身上。

“不用，不冷。”李青歌连忙推辞。

赫连筠却固执地将腰带系了起来，“虽不冷，这个天，夜里怕有露水，容易着凉。”

李青歌正待说什么，赫连筠突然仰首望天，黑绸缎似的长发顺着耳侧滑落，露出绝美的侧颜，“今晚的月色好美！”

李青歌不自觉地也抬起了头来，深蓝色的天空好像一块巨大的丝绒布，好深邃遥远。

“你说，月亮寂寞吗？”突然，赫连筠抛出这么一句话来。

李青歌微微转过头去看着他。他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微微仰起的侧脸在月色下如微凉的梦一般，绮丽得有些不真实，长而卷的睫毛如蝶翼般轻颤着。

这样的他太过沉静，沉静得几乎融入了这夜色中。

“呵，怎么会呢？月亮有星星陪着呀。”李青歌哑声笑道。

“星星？”赫连筠嘴里轻轻地念着，慢慢地转过头，那双似乎浸过泉水的眼眸疑惑地看向李青歌，里面有点星光闪烁。

李青歌心口一紧，感觉胸口某个地方在怦怦怦激烈地跳动着，“怎么突然问这个？”

而赫连筠没有出声，只是微仰着头，望着天边那一枚新月，眼神微眯，目光迷离，静静地出着神。

李青歌也不作打扰，安静地待在一旁，想着自己的小心思。

赫连筠的声音突然打破沉寂，“二少的事，我会办。”

李青歌面色茫然，犹未反应过来。

赫连筠只低低道：“我知道你一直在找他。”

李青歌垂下了头，双手交叉握在了一处，紧了紧，“不必了，我会找到他的。”

赫连筠看了她一眼，眸色深浓的眼底涌着如这夜色般让人看不清的情愫。

“哦，对了。”李青歌突然道，“那个杀手，他还没死吧？”

这样的夜，这样的氛围，提杀手？赫连筠眉心微拢，“依你的话，还留着最后一口气。”

“放了他吧。”李青歌道。

“放了？你确定？”赫连筠面露疑惑。

李青歌点头，“放了他，我自有主张。”

“可是，你也知道，他是我焰门的叛徒，理当处死。”赫连筠道。

“等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你们可以再杀他。”李青歌道，清丽的小脸上有着一丝阴冷，赫连筠瞧着，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

夜色弥漫。

李青歌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着的，只是，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床上了，而赫连筠则靠在床头睡着了。

她没敢唤他，但起身的动作还是惊醒了他。

两人相视，却都不知说什么好。

最后还是赫连筠先起身，道：“慧娘已经准备好了早饭，你醒了就起来吃吧。”说罢，先出了房门。

李青歌忙也起身梳洗。

她与赫连筠一起简单地用了早饭之后，便道想回高家。赫连筠这次也没阻拦，亲自找了车子来送。

马车直接将李青歌送到了高府门口，看着她进了府门，赫连筠这才让车夫掉头走。

李青歌回到了荷香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夏之荷被三姨娘赶出了高府。

至于怎么被赶出去的，似乎是因为夏之荷说三姨娘的一个丫鬟手脚不干净，偷了她的首饰，那丫鬟直说冤枉，找三姨娘评理。

夏之荷与三姨娘两人本就不对付，因为这事又打闹了一场。

许是觉得夏之荷在高家早已失势，三姨娘最后竟然命丫鬟们拿着棍棒将她赶出了府。

夏之荷被打出府，心中悲愤至极。

她要去找高逸庭。

如果这次他敢不管她，那么，她就死在他面前。

高逸庭此刻正在广场上，单独训练两个新来的士兵。他现在已经不是皇上临时组建的皇家护卫队的队长，区别于其他军队，且自成一个部门体系，直接听命于当今皇上。

这对他来说，可谓是继李青歌退婚、母亲去世等一系列打击过后，唯一能称得上是让他欣慰的事了。

而今，他一心扑在公务上，每日里除了正常的带队巡逻，便是训练士兵，根本不给自己留一点空余时间。

不仅对自己严格，就是对那些属下，他也严格到冷血。训练执勤，每一项都要做到近乎完美，不容许一点点瑕疵，更不能懈怠。就比如今天这两个新兵，因有些承受不住他的魔鬼式训练，偷偷溜到茅房里歇了那么一小会儿，被他逮到了，便叫到一边亲自训练。

三个时辰了，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两人不断地训练刺杀，滴水未进，两人厮杀拼刺的木棍都已经断了十几根了，但是，高逸庭仍没有喊停的意思。

这两个士兵，痛苦得快要疯掉了，心中万分懊悔，千不该万不该不听那些前辈们的话，竟然在这活阎王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招，果真是自寻死路。

然而，这两人连跪地求饶的勇气也没有了。因为前辈们说过，他们的阎王队长，最讨厌懦夫，一旦他们求饶，会更加激怒他，到那时，准保他们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至于怎么才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以前，他们才来的时候想象不到，而此刻，面对着高逸庭那冷峻的眼神，两人体力透支，快要瘫软却还要使出浑身力气拼斗，他们觉得真不如死了算了，但当着高逸庭的面，连死也不敢，只痛苦地支撑着。支撑到最后一刻，终于，他们眼前渐渐黑了。

烈日下，那两个士兵一先一后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高逸庭冷眼瞅着地上的两个人，冷声吩咐着其他属下将这两人抬回去，等醒之后，继续出来训练。

其他士兵不敢怠慢，亦不敢反驳。从此后，无论做什么，都尽心尽力，不敢马虎了，不然就是自寻死路。

将这边的事处理之后，高逸庭径直回到自己的住处。因为那两个新兵，这半天他也是一口水未喝。

只是，才回住处，就听见侍卫来报，说有个自称是他娘子的女人找。

高逸庭心下疑惑。他并未成亲，唯一与他有过名分的女人，也就李青歌了，不过那只是婚约而已。如今，婚约解除，他哪里还有什么娘子？

“让她进来。”高逸庭不想瞎猜，但还是期待着李青歌能来找他。

那侍卫出去后，不一会儿就带了夏之荷进来。

“表哥……”一到门口，就瞟见高逸庭高大的背影，夏之荷当即心里暖融融的，忍不住柔声唤了起来。

“是你？”高逸庭失望地回头，就瞧见夏之荷顶着一张被打得像死猪头似的脸，“你怎么搞的？”

这一问，立刻勾出了夏之荷心中的苦痛，她几步上了台阶，朝屋里扑了过去，边哭边嚷道：“大表哥，你要为荷儿做主啊，不然，荷儿今天就死在这儿算了……”

高逸庭闪身避开她的碰触。

边上的侍卫也是有眼色的，连忙上前拦住夏之荷，“姑娘……”

“走开。”夏之荷推开侍卫，还是往高逸庭身上扑着，惹得边上的两个侍卫满头黑线。

“你们出去。”高逸庭站定，对着侍卫说。

两个侍卫如蒙大赦，忙出了门。

夏之荷挨着高逸庭，不住抹着眼泪，待那两个侍卫出去了，猛然扑进了高逸庭的怀里，“大表哥，你看看荷儿的脸……是三姨娘让人打的。今天，因她的丫鬟偷了我的雪玉膏，我不过说了几句，她就支使人对我连打带骂，还抢了我的首饰，一个铜板也没给我，就直接乱棍将我打了出来。呜呜呜……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欺负人的事吗？你若不帮我，我也没脸活了……”

说完，她四下瞅了瞅，眼睛一横，果然就朝边上的一张方桌撞了过去。

就在额头快要碰到桌子腿的时候，夏之荷猛然停了下来，几乎难以置信地瞪着高逸庭，“你还真是狠哪，你就巴不得我死，对不对？”

“你真的会寻死吗？”高逸庭冷着脸，目光凉凉地看着她。

夏之荷直起身，冷冷一笑，“是，我当然不会寻死。我凭什么要寻死？做错事的人又不是我，凭什么该死的人是我？高逸庭，你别以为我会放过你。我告诉你，假若此事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去官府告你，告你……始乱终弃，告你忘恩负义，告你……总之，我好不了，我也要拉你陪葬，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受尽天下唾骂，让你……”

高逸庭静静地看着她，没有说一个字。

“高逸庭，你听见了没有？”见他没有反应，夏之荷一跺脚，又喊了起来：“我告诉你，我说到做到，你别以为这一次我会心慈手软。我都成了这副德行，我可是什么都不怕，我的护卫队队长。”

那肿胀变形的脸，那透着凶狠与暴戾之光的眼睛，还有野兽一般嘶吼的声音……这一切让高逸庭觉得很陌生，心也跟着凉透了。

但是，她说了这么多，有一句话却是对的：不管她是真心或是假意，她的清白是失给他的，她的确救了他一命。

“别再闹了，我派人送你回府。若你与三姨娘处不惯，那么，再让人重新给你收拾个院子。”

“不。”夏之荷显然很不满意他的做法，“我要你亲自送我回去，并且为我讨回公道，再有，即便是走，也得她走。”

“好，你若不同意我的话，也行。”高逸庭冷睨了她一眼，转身取下挂在墙上的一条黑色的软鞭，猛然在空中一甩，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夏之荷吓得一抖，缩着身子，惊惧道：“你想干什么？打我吗？”

“我还有公务要忙。”高逸庭将软鞭插到了裤腰上，朝外走了两步。

夏之荷忙奔过来，急着从后拽住他的胳膊，“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的话没用，那么，你自己回去赶走三姨娘吧。”高逸庭用力甩开她。